



創作文庫

作家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作家園集

庫文作創界世

輯六第

集選家作國美

徐
沉
泗
編
選

世界創作文庫 第六輯

美國作家選集

實售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編選者 徐 沉 泗

校訂者 汪 漱 碧

出版者 上海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中央書店

中市世界里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世界創作文庫 第六輯

★

★

★

★

步福羅格太太.....一

哈特：

米格兒.....一一

亞倫坡：

心聲.....二八

目次

一

✓ 華盛頓·歐文：

妻：.....三六

瑪克·吐溫：

畫家之死.....四六

賈克·倫敦：

老拳師.....六一

劉易士：

速.....八八

休士：

✓ 好差事沒了.....一一三

休伍·安德生：

✓ 別的一個妻子.....一二七

海敏威：

歐·亨利·

東方博.....一六一

約翰·李維：

✓革命底女兒.....一七〇

德萊塞：

婚後.....一九三

果爾德：

✓垃圾場上的戀愛.....二一二

布克夫人：

花邊.....二三四

威廉·福爾克奈：

✓伊萊.....二四九

步福羅格太太

納桑來·霍桑著

看見一些有知識的人們選擇妻子，簡直像傻子一樣，這真使我悲哀。他們對於個人的外表，習慣，性情，以及其他關於女人她自身的瑣碎的事情，都有一種過度的注意，因此迷惑了他們的判斷。有一個不愉快的紳士，決定要和一個十全的女人結婚的，保持着他的心和手一直到兩者都老了枯乾了，以至於沒有一個還過得去的女人來接受牠們。這個荒謬到了極點。仁慈的上天很巧妙地配合男女，把許多人彼此配合，也有顯然的例外，但是任何男女結婚後都能相當的快活。真實的規律是去決定那對配偶根本上是好的，於是就認牠作為命定，即使有小小的不合意的事情，倘若你不去管牠們，也就自然而然的

消滅了。論到結婚幸福的真基礎，你只有置身在偶然的事情以外，關於調和夫婦間愛情上發生的小衝突的那種奇蹟，是不大被人想像到的。

至於我個人，我坦白地承認，在沒有結婚的時候，我的確就是像我現在勸讀者不要去做的那樣一位過於好奇的獸子。我的幼年的習慣賦予我一種女性的感覺性和好美。我是一家綢緞舖的完備無缺的學徒出身，在那裏我侍候漂亮的太太小姐們的癖好，讓她們的柔弱的腿穿試各種絲襪子，遞送緞子，印度花布，棉布，羽毛帶，紗絹和縫針給她們，長大起來，我就變成一個像女人似的紳士。說這個話不算太多，連太太小姐她們自己也不像我湯麥司·步福羅格這樣的女人氣派。我感覺我所愛的女性的不完備和各樣我所需要的女人身上的美非常敏銳，我怕我簡直得不着一個妻子，只有被逼在鏡子當中去和我自己的影子結婚。除了我已經暗示出來的基本原則之外，我還需要鮮豔的青春，珍珠的牙齒，光亮的鬚髮，和載着可愛的項目的一個詳細的表，還要有柔媚的習慣和多情，錦繡的心腸，最要緊的是一顆處女的心。總之，一個從天上下凡來的年青的安琪兒，要是穿上塵世的時裝來向我求婚，我一定不會接受。每一個機會都使我變成一個很可憐的老單身漢，我運氣很好，當我到別的省分去旅行的時候，我又受了打擊了，於是只好求婚，得了勝利，便和現在的步福羅格太太結婚，一切進行不過才兩個星期。由於這些臨時的處置，我不僅相信我的新娘那時還沒有露出馬腳來的完美，而且我也不注意那些小毛

病了，那是在蜜月還沒有度完的時候我才看出來的。不過，關於上面所說的基本原則卻並沒有錯誤，不久我就知道照着他們的價值去估量步福羅格太太的短處了。

那天早上，步福羅格太太和我一對坐着驛車到我做買賣的地方去。車上沒有別的乘客，我們很自由快樂，好像我們是僱了一輛車去作婚後出遊似的。我的新娘的樣子非常嫵媚，戴着一頂綠帽子，穿一身外衣布做的騎馬服；她的紅唇因微笑而分開了，每一瓣牙齒都像一粒無價的珍珠。——那時我看着真動情——我們轆轤地出了村莊，溫文的讀者，我們寂寞得一如在樂園中的亞當和夏娃，我要求她和我接一個吻。步福羅格太太的柔和的眼睛對於我的褻瀆並不責備。她的縱容壯着我的膽子，我把她的帽子拉到她發亮的額後去，好容我白細得和她的一樣的手去摸她的烏黑光亮的頭髮，那是我的夢想的美髮的實現。

「吾愛，」步福羅格太太柔媚地說道。「你要把我的頭髮弄亂了呢。」

「哦，不會，我的甜蜜的娜拉，」我答道，仍然玩弄着光亮的鬚髮。「甚至於你的美麗的手也不會像我的手那樣精細地順理頭髮哩。我提議每天晚上規定一個時候來給你梳頭。」

「步福羅格先生，」她回答，「你別弄亂了我的頭髮吧。」

她說話的聲音比較我以前聽見過的堅決得多。同時她舉起她的手來，抓住我的手，只是拉着離開

她的禁止的頭髮，立刻就釋放了。我是一個心神不容易安靜的人，手指頭裏總愛有點東西，被攔阻了摸我妻子的頭髮以後，我就向四圍想找一點東西來玩弄。在車子前邊的座位上有一個小籃子，旅行的女人們太柔弱，不能在公共棹子上喫飯，在籃子裏普通都帶着一些薑餅，餅乾，乾酪，冷肉，以及別的輕便點心，拿牠們來充飢，直到旅路的盡頭。這樣透風的糧食有時可以維持她們的康健到一個星期。抓住那個同樣的小籃子，我把我的手伸到小心包着牠的報紙底下去了。

『這是什麼，我的親愛的？』我喊道，因為一個瓶子的黑頸突然露出來。

『一瓶加杜藥水（Kalydor），』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說道，很冷酷地從我的手裏搶過籃子去，重新放牠在前面的座位上。』

一點沒有懷疑我的妻子的話的可能，但是我決想不到像我用來擦我的皮膚的真正加杜藥水會嗅着那樣像櫻桃白蘭地的味道。我想表現出我的恐懼來：那種藥水會傷害她的皮膚，這種意外一發生，皮膚受傷一定很深。我們的傑華（趕車人）不小心地把車子趕到一堆碎石上去，翻了車，車輪朝天，我們的腳跟和頭部都掉換位置了。我的機巧變得怎麼樣，我不能想像了；只要牠們一到非常需要的時候，牠們常常總和我開一個倔強地拋棄我的玩笑；但是湊巧在我們這種翻倒的紊亂中，我完全忘卻了一個步福羅格太太還在世界上。像許多別人的妻子一樣，好妻子侍候她的丈夫像一塊踏腳石。我爬出

了車子，本能地整理我的領帶，有一個人很粗魯地從我身旁掠過去，我聽見拍的一聲響打在趕車人的耳朵上。

『噢我一耳光，你這流氓！』一個奇怪的沙啞的聲音喊道。『你毀了我了，你這下流東西！我決不能再做我從前當過那樣的女人了。』

接着又來了拍的第二下，照着馬車夫另一隻耳朵打去，但是沒有打着，卻打在鼻子上了，引起一種可怕的流血。那時加罰給這個可憐的人到底是一個什麼魔鬼，對於我簡直是一個鑽不透的神祕。那個打擊是一個相貌可怕的，頭上光禿兩頰塌陷的人給出來的，顯然是一個女性，雖然不能歸到溫柔的女性去。發出的聲音好像沒有牙齒，牠有一種喃喃的凶猛——不是多情的，而是很嚴厲的——那種聲音使我全身發起抖來，像牛腿醬一樣。那個鬼像會是誰呢？這件事可怕的情形還等待告訴，因為那個食人的妖魅——或者不管牠是什麼東西——穿着一件像步福羅格太太穿的騎馬服，而且也戴着一頂綠絲帽子，被繩子繫着向後擺動。在心裏又怕又亂之中，我只能想到是老魔鬼趁着我們翻車的時候，消滅了我的妻子，跳到她的圍裙裏面去了。這個思想是很可能的，因為我看不見步福羅格太太還在什麼地方活着，雖然我向車的四圍仔細尋找，也不能偵察出那個可愛的女人的屍體的蹤跡來。希望給她一個基督教的葬儀的安慰！

『來，先生！你活動一下子！幫着這個流氓把車子扶起來！』怪物向我說道；接着又向遠遠地三個鄉下人可怕地喊叫，『這兒來，你們那些人呀！一個可憐的女人受了災難，你們站在一旁，難道不害羞嗎？』

鄉下人，替代逃命，卻飛快地跑來了，把那輛顛覆的車子搭起來。我雖然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也和安拿克（Anack 譯者註：爲大人的祖宗。）的兒子一樣去工作。馬車夫，他的鼻子上還流着血，拖着車子，工作得很勇敢，無疑地他還在怕着再挨一下，打破了他的腦袋。不過那個可憐的人雖然受着欺侮，他卻用憐憫的眼睛望着我，好像我的情形比他的還更可哀的樣子。但是我懷着一個希望，希望一切都變成了一個夢，當我們把車子搭起來的時候，我抓住一個好機會，在車輪底下去壓碎我的兩個指頭，我相信痛苦會把我喚醒過來。

『啊，我們一切又都就緒了！』一個甜蜜的聲音在我後面喊道，『謝謝你們的幫忙，諸位。——我的親愛的步福羅格先生，你怎麼出了汗了呀！讓我給你擦擦臉。——不要把這件小小的意外放在心裏頭，好趕車的人。我們得謝謝，我們的脖子沒有一個摔破的！』

『我們饒恕了三個裏面有一位的脖子，』馬車夫喃喃說道，摩擦他的耳朵，拉拉鼻子，爲的是看看自己是否被打傷了。『那個女人是一個女巫呀！』

我怕讀者會不相信，不過也是實在的事情，步福羅格太太站在那裏，光亮的頭髮還是彎曲在她的額上，兩行東方的珍珠在她的額上，唇中間發亮，帶着一個天仙似的微笑。她又從可怕的怪象

我白晝者會不相隔，不過也是實在的事情，步福羅格太太站在那裏，光亮的頭髮還是彎曲在她的額上，兩行東方的珍珠在她的分離的嘴唇中間發亮，嘴上帶着一個天仙似的微笑。她又從可怕的怪象恢復了她的騎馬服和帽子，從各方面看來，她都是軍剛翻的時候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可愛的女人。她怎麼剛才會不見了，誰來替代了她的地位，她現在又從那裏回來，這些結頭太多的問題，真使我難於解答。我的妻子是站在那裏：在一堆神祕之中這一件事情卻是固定的。沒有別的事可做，只有幫助她上了車子，我們盡量舒服地走着這一天的旅程和這一生的旅程。當馬車夫關上了車門的時候，我聽見他低聲對那三個鄉下人說道：

『你們想一個人和母老虎關在籠裏會感覺怎麼樣一種滋味呢？』

當然這個問題不能是對着我的處境來說；這種疑議雖然沒有道理，我卻承認我的感情沒有當我第一次叫步福羅格太太親愛的那樣的狂喜了。真的，她是一個甜蜜的女人，天仙一樣的妻子；但是假使一個魔鬼回到我們的夫婦幸福中來，佔了我的安琪兒的地位，那怎麼辦呢！我不由得回憶起一個神仙故事，這個神仙一半的時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半的時候又是一個可怕的妖怪。假若我拿那個神仙來做我心愛的妻子，怎麼好呢？當這種非非之想和癡念在我的幻想中游離的時候，我開始從側面去看步福羅格太太，希望那種變化能在我的眼前作出來。

爲了排遣我的心意，我拿起了那張蓋着食物小籃子的報紙，那個籃子現在放在車廂的底下，帶着

深紅的污點，從加杜藥水的破瓶子發出一種強烈純淨的氣味來。這張報是兩三年前的，但是裏面登着一個佔了好幾欄的新聞，我越看越有趣味。這是一個婚姻背約的案件的報告，給出很充分的證據，還摘錄了一些那位紳士和那位女人的情書。那位被遺棄的小姐親身出庭，還帶着她的情人背約的有力的佐證和她的凋零的愛情的力量。在被告那方面，也有一種努力（雖然是不很充分），要傷害原告的人格，藉口她的脾氣太壞，爲的是減少損失賠償。

我的可怕的思想被那個女人的名字勾起來了。

『太太，』我說道，拿着報紙在步福羅格太太的眼前，——雖然我是一個矮小，柔弱，臉很消瘦的男人，我覺得我的神氣也非常可怕——『太太，』我咬着牙重述道，『這個案子的原告就是你嗎？』

『啊，我的親愛的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甜蜜地答道。『我想全世界都早知道這件事了。』

『可怕呀！可怕！』我喊道，我向後靠在座位上。

用兩手遮住臉，我發出一種深沉的死一樣的呻吟，好像我的受苦的靈魂要把我分開似的。我在男人中最苛求的一個人，我的妻子一定得是一個最嬌柔的，文雅的女人，帶着所有的新鮮的露滴，閃爍在她處女的玫瑰花苞的心頭！我想到光亮的鬚髮和珍珠的牙齒，我想到加杜藥水，我想到馬車夫的受傷

情祕密，我又發出另一個呻吟來。

『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說道。

我沒有回答，她很柔和地把我的手和她的放在一起，從我的臉上移下牠們來，她的眼睛很固定地望着我的眼睛。

『步福羅格先生』她說道，很和藹地，不過帶着她的強健的性情的堅決，『讓我來勸告你克服這個胡塗的弱點吧，你自己證明你有能力做一個很好的丈夫，我也要做一個好妻子。或者你已經在你的新娘身上發現了一些小小的缺點，唔，你希望的是什麼呢？女人們並不是安琪兒呀；假若她們是，她們一定會到天上找丈夫去了——或者，至少，在牆上選擇總要困難些。』

『但是為什麼隱藏那些缺點呢？』我戰戰兢兢地插嘴道。

『吾愛，你並不是一個沒有理智的小個子吧？』步福羅格太太拍着我的面頰說道。『一個女人應當在結婚日以前洩漏她的弱點嗎？我敢擔保很少的丈夫是在那個時候要發現這些事情的，更沒有人抱怨這些小事藏得太久了。唔，你是多麼一個奇怪的人，呸！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不過那件背棄婚約的官司呀！』我呻吟着。

『啊！那就是一個障礙嗎？』我的妻子喊道。『你不贊成那件事是有道理的嗎？』步福羅格先生，我決

不會做這樣的夢。你難道反對我勝利地保衛我自己被人毀謗，在法庭上表明我的貞潔嗎？或者你抱怨是因為你的妻子表示了一個女人的真精神，懲罰了那個輕視她的愛情的流氓嗎？

『不過，』我堅持道，縮到車子角落去，因為我真不知道一個女人的精神能够忍受多少辯論的話——『不過，吾愛，用沉默的藐視對待一個流氓，那不更高貴麼？』

『全都說得很對，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狡滑地說道，『像這種辦法，將來要存在你的綢緞舖裏的五千塊錢從那裏得來呢？』

『步福羅格太太，你拿名譽擔保，』我要求道，好像我的生命都繫在她的話上。『那五千塊錢沒有錯嗎？』

『我敢擔保，沒有錯，』她答道。『陪審員把那個流氓所有的錢都給了我，我替我的親愛的步福羅格留着呢。』

『那麼，你親愛的女人，』我喊道，柔情壓不住湧出來了，『讓我把你擁抱在我心頭吧！結婚幸福的基礎是穩固了，所有你的小的缺欠和弱點都被饒恕了。而且，因為結局這樣的幸運，我倒反而高興你被逼迫去打這場幸福的官司了，我是多麼快活的步福羅格啊！』